

# 吴承恩小传

苏兴



WUCHENGENXIAOZHUAN

# 吴承恩小传

苏 兴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丁、

**吴承恩小传**

苏 兴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 1/4 插页2 字数 115,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

书号: 10151·557

定价: 0.55元

## 目 录

一	家世和家庭	1
二	幼少年时代	17
三	吴承恩青年时期的“迂疏漫浪” 和“泥涂困穷”	29
四	吴承恩的中壮年时期及写作《西游记》	41
五	由出贡而太学生	86
六	作吏向风尘	117
七	吴承恩的晚年和身后	132
〔附录〕		
	吴承恩家乡淮安的一个轮廓	148
	后 记	161

## 一 家世和家庭

立德、立功、立言，古称之为三不朽。写一部通俗小说，为贩夫走卒、村翁塾师所赞赏喜爱，不仅进不到所谓三不朽的行列，还要受到鄙视、蔑视。但是历史上产生的优秀的通俗说部，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它确实是不朽的。我以为这样的小说是立德兼立言的，不朽也宜。作品不朽，作者也便因而应该不朽。孰知不然。因为通俗小说不登大雅之堂，上不得士夫的台盘，捉刀握笔的作者，把自己的整个心灵奉献给社会，却往往不能在书上标写自己的姓名。《西游记》小说为什么长期被元朝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无理攘夺？吴承恩的泪花告诉了人们这样的现实。被称为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另三部的作者，即作《水浒传》的施耐庵，作《三国演义》的罗贯中，作《金瓶梅》的笑笑生，名则印在书上矣，施耐庵尝见疑于人，认为是个假名字；笑笑生者又是何人哉？他们似乎是个蒙面剑侠，倏乎而来，送给精神上缺少食粮的人们一盘丰美的点心，又飘然隐去，就是善于搞侦破工作的福尔摩斯，也无所措于其间，终不能识庐山真面。如果说什么不幸与幸，《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不幸而又幸的。不幸：今天看到的几种明刻本《西游记》都没有写上“吴承恩汝忠甫撰”字样，连明清许多

小说通常有的“射阳山人编次”或“射阳居士编次”的字样也无。就怪不得元朝道士丘长春插手捞一把了。施耐庵、罗贯中、笑笑生等人，假名也罢，真名也罢，总是写在书上，丘长春者流无由上下其手攘窃之。幸：首先，吴承恩有不只一位好同乡。天启《淮安府志》的修志人，特在其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吴承恩名下载《西游记》，为《西游记》作者明标一笔；后吴承恩二百年的另两位同乡吴玉搢和阮葵生在他们的《山阳志遗》和《茶余客话》里，专门批驳所谓《西游记》小说是长春真人秘本的谬论，从内证、外证把《西游记》的著作权还给吴承恩。其次，吴承恩死后，他的表外孙丘度主持刻印了他的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保存了吴承恩丰富的生平，思想资料，是施耐庵、罗贯中等人所不及的。我们今天敢于给吴承恩作传，是和吴承恩这种得天独厚的“幸”字连在一起的。

吴承恩传的开头，我们可以准确的写上：“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或射阳居士），明正德至万历年间淮安山阳人也。”此前贤记载，昭如日月，明白无误，视施耐庵、罗贯中、笑笑生之雾里藏身，神龙隐现，何其可喜也耶！吴承恩的生年和卒年，虽然不能十分确定，大体的年分也不会和事实相差很远。那就是约生于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约卒于万历十年壬午（1582）<sup>①</sup>。

吴承恩的先世曾是今淮阴（清江市）东北五六十里的涟水（明时为淮安府安东县）人，“然不知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先府宾墓志铭》）。移家至山阳，先是住在农村，今淮安城南二十里左右的灌沟，是吴家定居地，其处有吴家先茔。灌沟，今天隶石塘公社二堡大队。灌沟一带，土地平衍，林木荫翳，水田棋布，沟渠纵横，

是一派美丽的农村风光。春，夏之际，尤其如此<sup>②</sup>。吴家在灌沟住多长时间？今天已不能确知。

吴承恩的高祖叫吴鼎，没有功名（布衣）；曾祖吴铭开始，吴家跻入儒林，可能吴铭是进了学的，因为他当了学官，任浙江省余姚县学训导。吴承恩的祖父吴贞继乃父余绪，仍业儒，并且前进了半步，在英宗天顺八年（1464）任浙江省仁和县学教谕。关于吴鼎、吴铭、吴贞的情况，都据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所述。在吴铭，今天能看到的《山阳县志》或《淮安府志》以至《余姚县志》等等，都确实“无名”，因而不能补充什么。至于吴贞，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则据原《志》说他是由年例入监，任的是仁和县训导；光绪《杭州府志》卷一百零二记载吴贞是宪宗成化六年（1470）任仁和县学训导。说吴贞由年例入监，约即指例监，是由普通身份（非儒学生员）捐资入国子监读书的。大约是景泰四年吴贞以生员纳资入的国子监<sup>③</sup>。淹滞较久，天顺八年始选任为仁和县学教职。这可补《先府宾墓志铭》之阙。是教谕呢，是训导呢？按常理，吴承恩追述自己祖父的职务，应该是可信的；但《山阳县志》与《杭州府志》又在绝无可能相谋的情况下都说是训导，就不敢随便肯定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了。也有可能吴承恩父亲因年纪幼小，听梁夫人（吴承恩祖母）说，记忆有误，又误传给了吴承恩。说吴贞成化六年始任职仁和，显然是《杭州府志》误记。

《先府宾墓志铭》说：“方仁和君教谕仁和时，先君四岁矣，仁和君梁夫人则挈之如仁和；数月仁和君丧，则又挈之归山阳。”父亲什么时间故世的，吴锐当不会记错，而如果吴贞是成化六年任职仁和，卒于任所，吴锐已十岁，哪能出现误记误传之事？县学训导以至教谕虽然称为学“官”，但这个“官”卑

卑不足道，是正从十八品之外的未入流的所谓官，年禄三十六石<sup>④</sup>。其未入流，相当于孙悟空任过的弼马温。教谕是掌教诲所属生员的正教官，训导则是教谕的副手。学官所以卑卑，不仅俸薄，而且官冷，“诸公袞袞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盖自古已然，明代没有改善。凌濛初讲明代的学官云：“‘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这首诗乃是广文先生所作，道他做官清苦处。盖因天下的官随你至卑至小的，如仓大使、巡简司，也还有些外来钱。惟有这教官管的是那几个酸子。有体面的，还来送你几分节仪；没体面的，终年面也不来见你，有甚往来交际？所以这官极苦。”（《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吴承恩祖父从不太丰裕的家庭生活费中挤出一笔钱，纳资入监读书，苦奔苦拽，送走多少个美好的岁月，终于选得这么个不被读书人艳羡的穷教官，以至任职不久便溘焉逝世，抛下寡妻孤子，使他们孑身返回家乡淮安。“家世儒者，无资，且颠沛宦游，归益贫”。

《先府宾墓志铭》曾说吴氏，“遭家穷孤，失谱牒”，似乎是意味着高祖吴鼎、曾祖吴铭、祖父吴贞都是孤枝单传，终鲜兄弟。即或并非如此，到在父亲吴锐，确乎是连个姐妹都没有的了。吴锐四岁（满三岁）父丧，随母归山阳，连在仁和学官中的嬉戏啼笑后来都不会有什么清楚记忆的。但是幼年丧父而家较比困弱的孩子，得贤母的爱抚教养而成长起来，往往更能奋发自立。据吴承恩记叙说，当父亲归山阳，“已有性资，不妄啼哭笑言，但时时向梁夫人索书读。以贫故，逾数岁，始遣就社学先生。社中诸学生率岁时节朔持钱物献社学先生，吴氏不能也，社学先生则勤勤教诸学生书，不教先君书。先君辄从



旁听窥，尽得诸学生所业者，于是通《小学》、《论语》、《孝经》矣。社学先生反以为奇，欲遣就乡学。梁夫人闻之，叹曰：‘嗟乎！吴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奈何？’于是泣，先公亦泣。”吴锐终于没有去就乡学。大约是梁夫人不久就下世了，否则他也不会弱冠之年出赘别家。中国封建社会，因家贫而出赘当赘婿的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事。赘婿到妇家是半主半奴，有的要改姓妇家的姓（近代的淮安犹如此，这是今天年岁大一点的淮安人都见到过的），男权不得不让位给女权。吴锐是所谓书香门第（修文世家）的子孙，不能绍箕裘而出赘，更有着双重的痛苦。吴锐的岳家姓徐，在淮安的河下今估衣街开售卖花线、花边（“采缕、文縠”）的铺子。或许吴锐本来就是徐老板铺子里的一名伙计，也许是别的关系，总之，赘于徐家后，“遂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商人来了。吴锐是个正直的商人，合法的商业利润他不吝取，额外的巧得他不屑要；对当道官府是顺民，对邻里街坊是长者。对此，吴承恩有较具体的描写：“时卖采缕文縠者肆相比，率酒食邀熙，先公则不酒食邀熙。时众率尚便利机械善俯仰者，先公则木讷迟钝，循循然。人尝以诈，不之解，反大以为诚；侮之，不应亦不怒。其贾也，辄不屑屑然，且不二价。又日日读古人书。于是一肆中哄然以为痴也。里有中赋役，当出钱，公率先贯钱待胥。胥至，曰：‘女钱当倍’，则倍；‘当再倍’，则再倍。曰‘女当倍人之庸’，则倍人之庸。人或劝之讼理，乃窃叹（按：《射阳先生存稿》载之《先府宾墓志铭》无‘乃窃叹’三字，此从墓铭原石。下引皆同）曰：‘吾室中孰非官者；然又胥怒，吾岂敢怒胥，又犯官哉！’于是众人益痴之。承恩忆少小时入市中，市中人指曰：‘是痴人家儿。’承恩归，恚啼不

食饮，公知之，笑曰：‘儿翁诚痴，儿免为痴翁儿乎？’及承恩冠矣，先君且年老，见旧时易侮先君者，尽改节为敬恭。里中有争斗较量，则（按：《存稿》无‘则’字）竟趋先公求平；而折之，亦欣欣去。或胸怀有隐匿，难人知者，即不难公知，且诉以臆。乡里无赖儿相聚为不善，卒遇公，一时散去，皇皇赤发面也。”如是的商人吴锐也受到当道官府的器重，知府葛木竟在举行乡饮典礼时召吴锐为“宾”，把他当作一郡年高德劭的可尊敬的人物来看待。年高，自然是一个人生命途程的光荣；可是，年高百龄，只可入耆年会，而年高能被召为乡饮之宾，就必须有德。据《明史》卷五十六记载，明代乡饮之礼，仿古而有所变易。通过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举行乡饮之礼时，担任司正的儒学学师，要在大会上背诵一通“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竭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邻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然后还要宣诵《大明律》，使人们加强守皇家大法的观念，要凛遵不息。举行乡饮典礼仪式时以府县长吏为“主”，以乡之致仕官员中有德行者一人为“宾”，还要选择年高有德的乡人为“僎宾”（“主”之副），此外还有“介宾”、“三宾”、“众宾”等名色。吴锐之被召为“宾”当属“僎宾”。他的“德”当包含严遵皇家法令与和睦乡里等项。吴锐除去有上述的好德行被邻里敬恭和官府器重外，还常常流露出古代隐士的风范。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市朝，似乎吴锐就是隐于商人中的高士。他常在饮酒不取醉的三杯之后，学着陶渊明的派头，“颓然啸歌”；遇好风日，还要负手徐徐去，遍历近郊古寺中，俯仰徘徊，视通万里，浮想千古。他不种菊而爱菊，自号

“菊翁”，也大是陶家的格局，大约不必采菊东篱下，也会悠然见南山的。据吴承恩的记叙，父亲在读书上也有着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的精神面貌。“性一无所好，独爱玩群籍，不问寒暑雨暘，日把一编坐户内，大官过，亦不知，前骑呵之，乃徐起。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独《尚书》、左邱明《春秋》未尝一日置也。于诸书训故声切不甚通悉，然独得大要旨归（《存稿》作‘大旨要归’）焉。”然而吴锐读书是和时政的感受、看法联在一起的，他的谈说史传，为历史人物的不幸遭遇而流泪，恰恰是对现实政治密切关注的曲折反映。“居尝逡逡，口不能道辞，及与人谈说史传，上下数千载，能竟日不休。每读书至屈平见放，伍大夫鸱夷，诸葛孔明出师不竟，周子隐战没，檀公见（《存稿》作‘被’）收，岳鄂武穆死诏狱，未尝不双双流泪也。又好谈时政，意有所不平（《存稿》作‘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云。”自谓形神不劳，少机心，不顾虑有无，衣食稍温饱即足的吴菊翁，平素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鲜疾病，但“一日买船泛城西大泽中，意欣欣出门去矣，归即不起”，恐怕是心肌梗死的不救之症吧，时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也，寿盖七十二云。

吴承恩父亲吴锐的生平思想在吴承恩的《先府宾墓志铭》里记叙的甚为详细，描写的甚为形象。今天我们稍加排比点染，便可把吴锐的小传写如上，实际并未费什么钩稽之劳。吴承恩不虚美，不浮夸，不润色，只是模仿事实而描绘出来的父亲，并不是商人，是市井的大隐。或许正是这样的父亲造就了吴承恩。

吴承恩的嫡母徐夫人是采缕文黻商人徐老板的女儿（我们可以假定她是独生女）；生母张夫人的家世不可考，她既然在

吴锐壮岁因无子才被纳为侧室，年岁当与吴锐有不小差距，由此也可以想像张夫人的娘家不会富有甚至是颇为贫困的。徐夫人于吴锐逝世的嘉靖十一年仍在世，当时吴锐七十二岁，而吴锐弱冠即昏于徐氏，他（她）们是结发夫妻，年龄相仿（至少是如此，说徐夫人比吴锐大几岁都有可能），因此可以推知徐夫人是享了七八十岁的高寿的。张夫人也一定享高寿，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说吴承恩“为母屈就长兴俸”，这屈就如果是指嘉靖四十五年吴承恩当长兴县丞，彼时生母张夫人还在世，则吴承恩已六十左右岁，张夫人至少要有八十岁。吴承恩生母张夫人自然也享有高寿。吴承恩有姊名承嘉，徐夫人生，嫁沈山。沈家先世有宣德中当过户部尚书的沈翼，也是淮安的望族。沈山与吴承嘉的孙子有一个叫作沈森的，是万历中诸生<sup>⑤</sup>。他（她）们的外孙就是吴承恩晚年对之教育有成的丘度。

吴承恩的妻子叶氏，是淮安另一个望族叶家的“小姐”，叶氏的曾祖父叶琪在弘治初当过户部尚书。吴承恩与叶氏什么时候结的婚？由《贺笛翁太丈七十寿词》，知他（她）们结婚当在嘉靖初年，因为《障词》作于隆庆四年（1570）而说“承恩缔姻门下，余四十年”，那么最晚也不会后于嘉靖六、七年。吴承恩与叶氏的情爱甚笃。吴承恩青、中年时节常常奔跑在外，客中七夕，凝眉吟哦，思念妻子：“世传七夕星家节，斗牛以此为期。又言桥外雨霏霏。是他离别苦，相见亦悲啼。此事有无君莫问，古今多少分离。与君开抱且衔杯。其间怀恨处，唯我最能知。”（《临江仙·七夕》）词的结末两句。“其间怀恨处，唯我最能知”，表达的是对自己妻子最深沉最诚挚的思念。吴承恩的妻子小字讳“九”，他的另一首《临江仙》词

题《右小字讳九》，用戏谑的拆字拼字法句句嵌“九”字，结尾两句是：“何时当七夕，云雨会双星？”（七加二为九）与前引《临江仙·七夕》相呼应。从思想脉络考察，两者恐是同时作，急于归去与妻子相会的心情跃然纸表，戏谑声中的哀愁更为深沉。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有一些人在外挾妓忘归以至富贵易妻，吴承恩则反是。他曾讽谕友人“温柔乡可醉，须念大刀头”（《送人游金陵》）。又为友人客都下频年不归，可能另有新欢，而描摹妻子的口气哀唱：“艰难谁念妾身孤，化石江头为望夫。千里辞家裘马客，长安多少鲁秋胡。”（《友人客都下频年不归哀其内子之穷为赋望夫石》）他自己呢？他声言自己绝不去醉温柔乡，绝不当鲁秋胡，绝不被闲花野草所萦牵。他在南京与朋友交往酬酢中不免与妓女接触，有的妓女频以目挑，他不为所动，回答说：“天女散花欲染衣，禅心似絮已沾泥。风情不待中年减，空色唯将一笑齐。眉妩任从京兆尹，斋居常愧太常妻。青鸾自有云霄伴，莫向场间顾木鸡。”（《金陵有赠》）“眉妩”两句又兼及对妻子的怀念。我们由吴承恩《移竹寺中》诗的第五首又得知，叶氏对吴承恩之不求仕进，只爱舞文弄墨，也有不满。诗云：“闺人素嫌依，耽贫不干禄。从此益疏庸，为有新移竹。”叶氏盖先于吴承恩而卒<sup>⑥</sup>。

吴家从吴鼎到吴承恩，似乎是代代单传，吴承恩继承了家世的这一传统（当然，遗传学并无此条规律），和叶氏也只生过一个儿子。儿子是个挺聪颖的小家伙，所以吴承恩揆这小家伙于初度兮，肇锡他以嘉名。名他曰“凤毛”兮，看得出这是个超常的儿童。正因如此，淮安府山阳县亘古及今（到吴承恩时代之今）唯一的一名状元沈坤，竟许婚以女。吴凤毛年纪很小就爱听故事，是《西游记》的第一批欣赏者。吴承恩《送我

入门来》曲说：“漫说些痴话，赚他儿女辈，乱惊猜。”应当就是指包括吴凤毛在内的小儿女听了吴承恩讲孙悟空、猪八戒故事而惊诧、猜想。吴凤毛在嘉靖十一年犹未生，嘉靖二十三年仲冬已和沈坤的女儿订婚，嘉靖三十五年前未及成婚夭折<sup>⑦</sup>。吴承恩的并世人士和同乡后代人或称他“绝世无继”（吴国荣），或称他“贫老乏嗣”（吴玉搢），或称他“家贫无子”（同治《山阳县志》），等等，说明吴凤毛夭死后，吴承恩没有生第二个儿子，并且连一个女儿也没有。

吴承恩的家世和家庭成员情况大抵就如上述，吴承恩的祖母梁夫人曾哀叹吴家“孤弱”，这“孤弱”情势在吴承恩成年后并没有改变。吴承恩逝世后，似乎是从涟水搬到山阳的吴家这一支便干脆绝宗了。

通过前边关于家世等情况的介绍，吴家的社会地位大体已经有了一个轮廓，不必再为勾勒。但是，对于吴承恩家庭的经济状况就必须集中的详细的谈论以至辨驳一番，谓为谈论、辨驳是有乖为人作传应有的体例，也在所难辞。因为只是正面的描绘吴家可能是城市中等生活水平，并非贫困云云，一则具体的正面材料不足，二则一二百年来说吴承恩家是“贫困”的，几乎已成定论，不辨驳不能信服人心。于是，只得叫我的“论文”厮身吴承恩传中间，推打不走。

根据中国一些古典小说作家如吴敬梓、曹雪芹等人，都是在他们作不朽名著时生活相当困窘，或者“环堵萧然”，“穷极，则以书易米”（吴敬梓）；或者“举家食粥酒常赊”（曹雪芹）。又因清乾隆以来吴承恩乡人都说吴承恩“贫困”，而被今天研究者接受下来<sup>⑧</sup>，似乎优秀小说都是作家“贫困”的产物。然而，对吴承恩的家庭经济状况却要具体分析，所谓贫

困，须相对的全面的看待。

吴承恩祖父卒于仁和任所到吴承恩父亲赘徐家之前，吴家确实是贫困的。吴承恩父亲上社学节朔日不能持钱物献社学先生，念完社学又不能继续就乡学，且在弱冠之年，竟出赘徐门，是家庭贫困的最好证明。吴承恩父亲刚赘入徐家，是给徐老板送去的廉价的（或不付金钱报偿）经营店铺的劳动力，要替徐家撑门抵户，做活当差，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徐老板过世，吴承恩父才得“袭徐氏业，坐肆中”，当起名正言顺的采缕文縠商店的老板，徐家招牌换成吴家匾额，从此，吴家脱出贫困的漩涡。及至吴承恩既冠，他的父亲已是邻里间受尊敬的人物了。吴锐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除如吴承恩所说，是由于父亲为人正派，少机心，不搞两面手法等等之外，恐怕有一定财资是不可缺少的侧面。阶级社会一个人的地位高低和财产多寡往往成正比，相辅相成。邻里间没有一定财资的老头子，再正派再诚笃，也免不掉受人冷遇以至受人嘲弄。吴承恩父亲曾客气的把自己此时此刻的生活状况称作“衣食稍温饱”，即承认自己生活满不错，头寸不缺。父亲故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吴家也是比较富裕的，这可以从吴承恩对父母丧葬情状看出。一九七五年一月，今淮安石塘公社二堡大队发现吴承恩和两个母亲的合葬墓及其墓志铭。墓中一椁三棺，椁外用濡米汁浇灌封闭。三棺外面合套一椁，椁外用濡米汁浇灌封闭的葬式，是当时较富裕的人家才能办到的。如果推测吴承恩的生母张夫人逝世较晚，则吴家较富裕的生活当维持一个较久的阶段（维持到嘉靖末年或万历初年的吧）。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吴承恩父亲死了以后吴家的花线、花边铺子是否关门大吉。据现有资料，嘉靖三十几年以至其晚年，吴承恩也没有处于穷困潦倒之中。吴承恩

以藏书丰富著称。嘉靖三十八年陈耀文任淮安府推官，与吴承恩交往，他的《花草粹编序》说“纳交素友淮阴吴生承恩，……藏书甚富。余每得之假阅，……”同时，吴承恩自己编辑《花草新编》，所据除《花间集》、《草堂诗余》外，“复益以诸人之本集，诸家之选本，记录之所附载，翰墨之所遗留，上溯开元，下断至正。”而这些唐宋元诸人本集、诸家选本，以及翰墨所遗留等，都是“祇据家藏”（《花草新编序》），不假旁求。吴承恩这么多的藏书是哪里来的呢？可能有一些是曾祖和祖父的遗留，有一些是朱曰藩的父亲朱应登的赠遗<sup>⑤</sup>，但主要应该是吴承恩自己的购置。因而，可以说嘉靖三十八年顷，吴承恩生活不会是贫困的。退一步讲，书籍之积聚是前些年事，但如此时贫困，也会卖书换衣食，不会坐拥书城，衣食不继。到在隆庆末万历初，正是陈文烛在淮安当知府时，后来陈文烛回忆当时吴承恩的情状说：“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在委巷中，与不佞莫逆，时造其庐而访焉。”“家四壁立，所藏名画法书颇多。人谓汝忠于王方庆之积书，张弘靖之聚画，侔诸秘府者可十一焉。”（《花草新编序》）请看：住委巷，大约不是深宅大院的富贵之家；但知府常造其庐而访，表明它的庐宅绝不会是湫隘不堪，应该有个客室的吧。家四壁立，没有华美的衣橱和其他摆饰，但是所藏名画法书却是颇多，总该有些箱柜倚壁而立，里边珍藏着可侔秘府的书画的吧。有这样“侔诸秘府者可十一”名画法书的人，怎会是生活贫困的呢？

探索一个人家庭是较比富裕或者较比贫困，从他的近亲和新亲也能窥测到一点消息（远亲和老亲不能作准）。吴承恩姐姐吴承嘉嫁沈山，沈山是景泰年间当过南京户部尚书的沈翼的



后人；吴承恩的妻子叶氏是弘治初当过户部尚书的叶淇的曾孙女，“即今吾淮望族，犹以叶氏为甲”（吴承恩《叶太母挽诗序》）。吴承恩的儿子吴凤毛则曾与状元沈坤的女儿订婚。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吴承恩的家庭至少在他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比较富裕的。恩格斯根据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大量事实材料的研究，论断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

“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市民，也是如此。”“决定这个问题的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家庭的利益。”“因此，直到中世纪末期，在绝大多数场合，婚姻的缔结仍然和最初一样，不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的事情。”“当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91页至92页）中国封建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看一看《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和《西厢记》杂剧以及《红楼梦》就了了。吴承恩姐弟二人都和淮安望族当过户部尚书（财政大臣）的沈家、叶家后裔结亲，难道仅仅因为吴家先世有当过学官的，吴承恩再加上吴承嘉聪敏有才（假定吴承嘉也和弟弟一样聪颖，是个才女），便不计较现实的家庭贫富吗？恰恰是因为吴家开着卖花线、花边的铺子。当然，也要加上前两个因素。吴承恩的儿子吴凤毛，大约是幼慧的，吴承恩和沈坤又是从小的好朋友，可是如果吴家贫困，吴、沈两家结亲的可能性也恐怕是不存在的。

或者说，吴承恩在诗文里尝说自己之“贫”。“闺人素嫌依，耽贫不干禄”（《移竹寺中》）；“家近迟乡信，官贫费